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二百五十二集部

御製文初集卷十三

後序

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後序

皇考世宗憲皇帝天縱聖神精勤庶政四方文武臣僚
具摺言事者日或數人人或數事緘封直達

御前手自批發或立見施行或咨詢廷議善者溫綸褒
予過者訓戒諄諄隨宜指示悉出

審裁一字不假手於人御極十有三年常如一日粵雍正十年

特檢歷年批發奏摺命內廷詞臣繕錄校理付諸剞劂彙成數帙輒以

頒賜在廷羣臣工未告竣奄遘

上賓予小子纘紹丕基敬展遺篋見所貯

手批奏摺不下數萬

奎畫爛然充溢巨麓然以未經

皇考檢定不敢意為增益謹就檢錄已定者彙著為目前後凡二百二十三人分一百一十二帙統為十八函當時隨檢隨發無先後倫次茲亦不復排類蓋摺奏浩繁不勝編錄所刻僅十百中之一二略見大凡本非全覽故也既告歲事謹綴序言於後洪惟我

皇考至仁如天至明如日至誠如神簡拔賢才任之以心膂股肱之寄開誠布公藹然家人父子無不可盡之言諸臣之才具大小短長與性質之剛柔彊弱克知灼

見如權衡繩尺之不爽片長足錄亟登而進之有不及則激厲而開導之稍肆焉則裁抑之其陷於過始則訓飭之能改則已不悛則戒儆之使知悔艾終於怙惡則亦未嘗姑容然哀矜惻怛之意尚流溢於毫楮間也同一事而此或俞之彼或拂之非有所好惡於其間也蓋俞之者必有可俞之道而拂之者亦必有可拂之端同一人而始或予之終或斥之非有所喜怒於其間也蓋始有可予則予之終有可斥則斥之明燭幾先坐悉情

偽遠隔萬里遲閱數年

睿鑒所周範圍莫越正人心厚風俗兢兢業業儆戒無虞雖屢豐見告瑞應頻仍而惟是憂勤惕厲之心久而益篤記有之曰天道至教聖人至德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我

皇考之為治一天道之運行教澤所被百志惟熙即萬世而下尚如日月之照臨光景常新春風之煦然被物不自知其感動奮發而興起也予小子寅承鴻業自惟

寡昧無能企逮萬一仰法

皇考明目達聰孜孜圖治之心祇紹

徽猷夙夜黽勉其服教畏神警省弗怠之志詎敢以歲
月易耶謹序

跋

恭跋

世宗憲皇帝御書法帖

敬惟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天縱聰明文思光被

奎章寶翰精詣入神夙承

皇祖聖祖仁皇帝指授神運天隨涉筆惟肖居

潛邸時常以圖史翰墨自娛雅好臨池陶鎔晉唐宋元
以來名家墨妙歷年所積充牣琅函迨繼登

宸極日理萬幾手自裁荅章奏訓迪臣民多至數千
言少或一二字研硃灑翰運腕若神累牘連章未嘗
有一懈筆至於名山祠宇巨榜豐碑耆舊臣僚柱聯

堂額

寵頒殊錫照耀寰區而屏素笈頭長牋橫卷題新篇摹
古蹟者復數十百種蓋惟我

皇祖集書聖之大成超神入化莫可名言而我

皇考以聖繼聖事事善繼善述作則垂憲貽萬世規

盛德之至形於心畫是以變化隨宜不名一體雖一波
一磔莫不矩矱天成神妙至於如此即以書法而言亦
猶啓承夏后武紹周文義獻專門固不足道也予小子

日侍

庭闈仰瞻

天藻恭蒙

慈誨未涉津涘

手澤留貽悲深弓劍爰出內府所藏倣

皇祖淵鑑齋法帖排類編次曰朗吟閣法帖者

潛邸所書凡十有六卷曰四宜堂法帖者

御極以後所書凡八卷通二十四卷龔石選工命莊親

王和親王董其事雙鉤入石豪髮逼真摹勒既成恭識
卷末以昭

聖神立極垂範墨池琬琰圖球永珍世寶云

為君難跋

予昔為創業守成難易說亦既反覆辨論難與不易之
輕重懸殊不可同日而語以為岑文本之言非是而定
之曰開創不易守成難矣此非在守成言守成蓋實有
見其難也茲特引伸觸類敬述勤政殿後楹

皇考御書為君難之義而為之跋曰大哉

王言示大清億萬斯年

家法大訓歟夫為君難之言孔子道人之言耳而吾直以為

皇考之言者何蓋耕當問僕織當問婢豈不以習焉安焉不見異物而遷之謂乎且孔子非為君者也其云難亦不過思其理而度其勢究未身歷其境而心親其勞也

皇考稟內聖之姿行外王之道質諸心得驗以躬行故
取孔子之言而銘之相端所以

自警也所以訓予小子也所以詔世世孫曾常凜此志
以迓

天庥而基命宥密永永無極也是故言政莫備於尚書
而言難亦權輿於尚書放勳重華一再曰欽引而未發
至於大禹祇承于帝首曰后克艱厥后艱者難也承於
帝舜者舜實承於帝堯也惟帝其難之則益深切著明

言之矣無輕民事惟難伊尹之申誥也先知稼穡之艱
難周公之作訓也五十八篇之中其於

天命民畀之可畏暑雨祁寒之宜思誨之諄諄三致意
焉甄古今之得失綜政典之治亂無知難而不興之世
亦無不知難而不亡之朝然而知難非空言知其難而
已其必勅命謹幾明德修身以立其本懲忿窒欲親賢
遠佞以正其施凜凜焉惴惴焉以謹對越而培永圖予
故曰大哉

王言示大清億萬斯年

家法大訓也或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孔子之言也今獨
舉其一豈股肱交儆之義哉予曰向不云乎難與不易
輕重懸殊不可同日而語則為臣之不易吾將俟為臣
者自言其不易可耳未若為君之難也且也當其不易
者恒多語有之衆擎易舉則不易者亦將成易而當其
難者一人而已嗚呼豈不甚難

書後

毛詩圖題後

宋馬和之善畫人物山水供奉高孝兩朝嘗取毛詩三百篇篇為一圖以進至今膾炙藝林特流傳零落未睹完壁為憾向在書舍稍解六法輒欲追擬全圖有志未逮御極後偶值幾餘檢內府書畫舊蹟得所圖毛詩若干篇筆法飄逸務去華藻洵如畫史所稱爰勅畫院諸臣規撫筆意舊有者臨之已缺者補之各圖梗槩清燕情閒閒亦隨筆點染人物及山林水石致趣又仿東廣

微作笙詩補亡六章並寫大意蓋始事於己未春積以
歲月迄今秋七月之望獲竟斯業雖畫法未克與和之
先後而翰墨風流繼踪曩軌亦足標文苑雅事且不啻
此詩之教以垂懲勸一披覽間里巷貞淫之故朝廷郊
廟之遺犁然在目因是有以考其得失朱子云本之二
南以求其端叅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
和之於頌以要其止則修身齊家平均天下之道不待
他求而得之然則是圖成而可興可觀其裨益不更深

切著明耶乾隆十年歲在乙丑處暑日御識

書唐太宗懷鷄事後

予讀綱目至唐太宗懷鷄事未嘗不益服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言而歎司馬溫公之未致思也此事也唐史帝紀及魏徵傳皆無之溫公輯通鑑蒐羅博採蓋取李延壽劉禕張文業諸家之說然正史不載刪之可也筆而書之啓後世之疑其誰之咎耶夫溫公之書此事蓋亦表太宗之重賢與魏徵之敢諫而吾乃以為啓後

世之疑者何蓋太宗與魏徵君臣相得虛受弼亮實為
三代以下所僅見固不在此小節也且小節而信亦足
為大者之證而夷考其事有不盡信者豈不反累其大
者耶綱目云上嘗得雀鷄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
奏事故久鷄竟死懷中鷄幸而死設不死則此事傳乎
否乎且徵以此事為宜乎不宜乎以為不宜何不犯顏
直諫而故為此譎術以徵平日敢言律之其亦必不出
此也夫徵奏事故久之心誰則見之詭諫於君前後言

於退食徵尚成其為徵耶唐有隋之宮室太宗縱喜延
接羣臣其亦有堂廉之分矣徵之來也豈其突然即太
宗之果自臂隄鷄以為非見大臣之禮預付侍臣夫豈
不可而必倉卒納之懷中耶三家村塾中其師素嚴弟
子畏而憚之一日者師出他往羣弟子伺其間無所不
為倚梯於楹捎雀於巢師之返也怵慄無所避則納雀
於懷而因以死焉觀太宗懷鷄之事豈不有類於此耶
而豈太宗之所為耶夫小節之不辨將謂大者亦如此

也則書此事者非太宗魏徵之功臣乃太宗魏徵之罪人矣李劉輩之記載雖未傳而其人亦不足責也余故益服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言而歎司馬溫公之未致思也

題趙孟頫十札後

書格至孟頫一變說者謂其有意取妍微傷婉弱然右軍稊帖正以姿致勝固未可皮毛論也內府貯趙蹟甚夥觀蘭亭十三跋益知其師承所自原民部尚書王鴻

緒舊名賞鑒家其子圖炯以所藏唐時僧義道小楷法華經及孟頫十札進經尾餘幅古香可愛為書心經全卷因留為珠林法寶朕惟取貴知足此卷展閱既竟為拈趙法源流題數語而還之俾王氏子孫傳為世守更增藝苑一段佳話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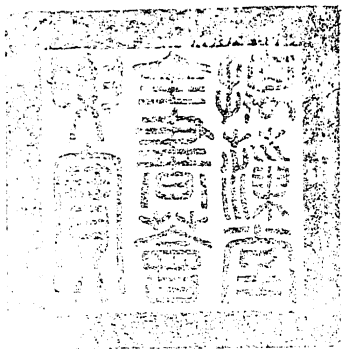
書漢文帝除肉刑詔後

史稱文帝除肉刑以感女子緹縈上書救父其事不經余故叙而論之

夫文帝除肉刑甚盛德也高帝約法三章已去秦肉刑復肉刑其在呂后諍暴之時乎帝既去誹謗妖言之令因思及斷體刻膚之痛而有是詔稱虞氏之治欲以德化民固不因緹縈之言也必因緹縈之言是轉非帝之本意且其事亦有不可為訓者蓋淳于公罪屈耶不藉其女之言應出之淳于公罪當耶雖有其女之言應入之其出其入亦惟視其自取是所為與天下共之何容心焉而又何有於感一言而及天下乎且是詔之首即

迷有虞氏則舜之殛鯀禹固未聞有代父之請也史遷
將以為緹紫之孝為過禹乎天下之被刑者多矣孰無
子女使皆效緹紫所為從之則殺人者可以不死不從
之則傷孝子之意如是則聖人明刑之教廢矣夫逮繫
謾罵固常人之情激切救父亦女子所有余獨怪史遷
牽及肉刑之詔使有識者必致疑無知者謂可法亂聖
人之大經害賢帝之盛德是固不可不辨

御製文初集卷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

臣

翟槐

謄錄監生

臣

溫之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製文初集卷十四至

十六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三千二百五十三

集部

御製文初集卷十四

問

經解問

儒者之學莫尚於窮經經籍浩繁毋煩臚舉今試撮其
大綱凡通儒所宜共曉者為多士詢焉經之名昉於何
時五經六經七經九經十一經十三經之名分於何代
秦燬雖烈而不能掩其光者藏於何人所藏何書其後

出於何地獻於何朝頒於何世各經授受源流何所依
據章句注疏傳解箋詁之屬有何異同其施諸學官用
以取士者何所因革又如古有三易夏何以稱連山殷
何以稱歸藏周何以稱周易且連山不始於夏歸藏不
始於殷周易不始於周其說可得聞歟傳周易者有四
家其興廢可得考歟書何以有古文今文之別詩何以
有齊魯韓毛之殊春秋左氏公穀而外又何以有鄒氏
夾氏鐸氏虞氏之類諸家分門別派其說可悉數歟禮

始於高堂生顯於后倉其轉相傳述者誰歟二戴何刪

馬氏何補冬官何闕儀禮何逸羣儒議論紛紜其說可

詳陳歟論語何以有魯論齊論大學孝經何以有古本

今本爾雅或曰周公作或曰子夏作其說何居孟子何

以或刪或疑或翼或尊何其識之相遠歟惟中庸無異

說而學庸二篇原皆載於戴記其別為詮說而列於四

書者自何而始歟凡此經傳源委其能條分縷晰闡其

微言決其奧義而銖黍之不爽歟漢唐以經學取士或

專通或兼通或帖十通五皆得與選舉之格多士果能博學該通條對精詳斷制明決者固膺上第即或就所已知各抒所見而言有條理詞歸雅馴亦足以備採擇其悉言毋隱朕將親覽焉

史論問

儒者學術之要先經次史凡具淵通之學必擅著作之才然非熟於掌故周知上下數千載之事理而剖決其是非者不足以語此則史學尚矣今之稱正史者皆曰

廿一史豈廿一史之外別無正史歟抑廿一史之名遂定而不可移易歟又豈正史之外別無他史歟考之漢唐宋藝文志及隋經籍志所載諸史其名類甚多而稱史學者惟以馬班諸人為宗何歟史記漢書成於遼固不自遼固始也開之者誰補之者誰註解之者又誰也范史一書與馬班並稱三史而袁宏荀悅之作獨不可媲美歟陳壽之志帝魏退蜀正統已紊孰稱其是孰正其非可與三史並傳歟即三史之書又果無遺憾歟晉

書創於何人共有幾家唐太宗命房喬等再加撰次所稱房喬者何人也其稱房喬等者又共幾人也觀其文多駢麗史體固應然歟南北史皆成於李延壽而考之南朝北朝各有專史乃延壽復為合之合者可取則專者宜刪專者既行則合者可廢而八書二史皆得並行辭多重複後之作者獨不可彙而修之歟六朝之後隋書頗善其所撰諸志綜覈尤工近世儒者專稱五代史而不及隋書又何說也唐書新舊二編各有短長自新

書出而舊書流布無多不得並載十七史中其故何歟
梁唐晉漢周皆有史薛居正嘗修之歐陽氏之本誠善
矣而薛氏之本猶可得見歟宋遼金三史已不及前代
而元史成於倉猝舛謬尤多乃後儒罕能刪定以成佳
史豈古今人果不相及歟且史之體有二曰編年曰紀
傳紀傳之善自司馬遷史記始而編年之善則自司馬
光通鑑始通鑑本春秋之法至朱子則綱仿春秋目仿
左氏而前編續編之作亦皆得其遺意此外體例甚繁

沿革互異作史者奚啻數百家多士有能悉數其姓氏
詳其名目以證其是非者歟將備舉作者之優劣以考
正諸史之得失則一代著作之任殊有厚望焉母劖說
母雷同母苟且以干名母徇人以自誤有志進取者尚
慎旃哉其各矢乃心獨抒所見以母負朕延訪之至意
乾隆四年三月廷試貢士策問

朕惟帝王統御寰區代天子民勅明旦凜對越廣諮詢
切飢溺朝夕乾惕不遑寧處者亦惟思措天下於治安

登斯民於衽席緬想唐虞之世吁咈一堂時幾互儆其
時黎民於變府事修和猗歟盛矣朕以涼德纂承丕基
攷攷圖治四年於茲勤恤民隱痾瘵在抱蠲復遍於各
省而閭閻尚覺艱難賞賚時及八旗而京師未見富庶
論者謂泉布之貴病在禁銅今銅禁開矣而錢價轉昂
又謂物料之貴病在稅重今關稅薄矣而物價未減用
是日夜思維不能稍釋惟恐言路或有壅塞而利弊不
知乃諮詢倍切而假公借私者多實心忠愛者少苟且

塞責者多直陳時務者少豈折檻牽衣之流不可見於今日耶元為善長宅心豈可不寬而尚寬大則諸弊叢生民生轉受其累恐其流也稍事整飭而觀望者又以為上心在嚴遂莫不以苛為察以刻為明而民受其困矣夫以今日之風行今日之政不過補偏救弊權宜設施思欲家給人足講讓興廉成比戶可封之俗將何術之從歟又如河工一事動如聚訟新開運口論者紛紛彼身當其事者稍自擔承衆即以為固執而措置失宜

若一無釐正又以為因循而不足與為是責人則易而
自處之則又難也生民休戚視庶司賢否而承宣表率
則大吏之責也乃今之課吏者不過稽其案牘察其考
成其有愛民若子如召父杜母者果得與旌揚之典耶
凡此數事皆朕時厯於懷而未得其要領者爾多士起
自草茅入對明廷既無顧忌之嫌宜盡敷陳之義若能
仿治安六策賢良三策深達天人之理性命之原治亂
安危之機者亦不拘體制詳切陳之朕將進而親詢焉

乾隆七年三月廷試貢士策問

朕德弗類託於士民君公之上凜對越之小心思安危之至計茲爾多士釋褐觀光宜有以陳古今之通變直指當世之切務是以詳延於廷諏以政要詢以啓告朕匪惟覘多士之所學亦以匡朕不逮思益下民耳蓋君之於民其猶舟之於水耶舟不能離水而成其功人主亦不能離民而成其治是以古先聖王惻癯懷保憫然惟日不足者非斲民之懷惠而已也實有見於君民一

體之故今君與民誠一體歟德之不修政之不宣賢才之不進民隱之不聞有一於此其能成治道者未之或聞也將欲補四者之闕又何術之從歟夫天下不必治也君明而臣良上令而下從天下雖亂識者知其有治之幾焉天下不必亂也君庸而臣諂上令而下違天下雖治識者知其有亂之幾焉其盈虛消息之機多士亦嘗籌之素而欲有辰告乎務民之本莫要於輕徭薄賦重農積穀我國家從無力役之征斯固無徭之可輕矣

而賦猶有未盡合古者乎賦之外曰耗羨此固古之所無也抑亦古嘗有之不董之於官則雖有若無而今不可考耶且康熙年間無耗羨雍正年間有耗羨無耗羨之時凡州縣莅任其親戚僕從仰給於一官者不下數百人上司之苛索京官之勒助又不在此限而一遇公事或強民以樂輸或按訟而派捐業田之民受其累矣自雍正年間耗羨歸公所為諸弊一切掃除而游民之借官吏以謀生者反無以餬其口農民散處田間其富

厚尚難於驟見而游民喧闐城市貧乏已立呈矣人之
言曰康熙年間有清官雍正年間無清官亦猶燕趙無
鑄非無鑄也夫人而能為鑄也而議者猶訾征耗羨為
加賦而不知昔之公項皆出於此而有餘今則日見其
不足且動正帑矣是亦徒被加賦之名而公與私交受
其困而已矣將天下之事原不可以至清乎抑為是言
者率出於官吏欲復耗羨者之口乎多士起自田間其
必不出此而於農民之果有無利弊必知之詳矣又如

常平之設遍天下而卒不聞百姓無鮮飽之嗟或者禾
栖畝而給銀稼登場而責穀是民未受其益先受其害
矣將欲改絃易轍而天時不可必其何恃以無恐耶凡
此數者皆朕日夜躊躇而未得其領要者多士其無以
朕為不足告而閔之隱之其尚以朕為足告而敷之陳
之悉言其志毋有所諱

乾隆十年四月廷試貢士策問

國家設科取士每三年而賓興之復明試於廷以覘所

志朕既不逮立政無方常思進彼嘉言佐予休治比策
試貢士亦既不愧不文爰咨爰度矣乃多士之對揚者
華藻是飾骨鯁無聞豈朕求之不誠歟抑司其事者抑
不以進歟不然豈時無闕政民無隱情耶則多士以起
自田間未諳政務為辭耳夫政事與學問非二途稽古
與通今乃一致爰以多士所素服習敬業者詢之必有
以導朕焉五六七九十一十三之經其名何昉其分何
代其箴何人其出何地其獻何時傳之者有幾家用以

取士者有幾代得縷晰而歷數歟三選四科五問十條
乃周漢以下取士之別為取為棄為同為異為得為失
可得而詳言歟其銓除也代復不同魏晉而下率循資
格有四科九班之別五保七流之異其體例亦能條對
論列否耶將欲得賢材舍學校無別途將欲為良臣舍
窮經無他術多士宜有以奮發敷陳啓迪朕蔽其有深
悉時政得失直言極諫者聽

考辨

黃子久富春山居圖真偽辨

乙丑夏沈德潛進其所為詩古文稿幾暇披閱則跋黃子久富春山居圖在馬所記題跋收藏始末甚詳是年冬偶得黃子久山居圖筆墨蒼古的係真蹟而德潛文中所載沈文王董鄒氏五跋有董鄒而缺其三且多孔諤一跋以為山居與富春自兩圖也然愛其溪壑天成動我吟興乃有長言亦命德潛和之且詢其較富春為何如德潛之跋以富春山居歸安氏為未得所安氏不

知也越明年丙寅冬安氏家中落將出所藏古人舊蹟
求售於人持富春山居卷并義之表生帖蘇軾二賦韓
幹畫馬米元暉瀟湘等圖共若干種以示傅恒傅恒曰是
物也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將安用之居少間恒舉以告朕
朕謂或者汝弗識耳試將以來翦燭粗觀則居然黃子
久富春山居圖也五跋與德潛文昭合偶憶董跋與予
舊題所謂山居圖者同則命內侍出舊圖視之果同次
日命梁詩正等辨其真偽乃咸以舊為真而新為偽反

覆詳覽始知燈下駭以為更得富春者乃誤也匪惟予
誤沈德潛之嗟洛歎賞勒文以記者亦誤也奚啻德潛
高士竒王鴻緒輩之侈賞鑒之精賈直之重以為豪舉
者均誤也富春山居本屬一圖向之題山居者遺富春
二字故雖真而人疑其非是耳雖然摹董而即董肖黃
而即黃蓋非近日俗工所能為且其別種亦有實出舊
人手筆而古香清韻堪以繼武石渠寶笈者槩以二千
金留之予因之有深警焉歎盛衰而歸夢幻德潛蓋詳

言之玩物喪志又不若不識者之為得矣而况目迷五色易眩鮮明於流覽其尚可也於出治用人其可乎哉因一事乃獲三益是不可以無記爰書之於舊圖而正其名曰富春山居云

西域地名考證叙概

禹貢稱析支之叙周書紀西旅之貢自是而外西域之誌經書莫詳詳西域實權輿司馬氏然司馬氏實未身涉其地而詢諸其人也徒以漢武勤遠使張騫輩持賂

鑿空繼以貳師興師一狼千羊所得不償所失遷之所
記出於傳聞夫魯魚豕亥以華言傳華言尚不能無訛
而况語音殊衣服異嗜好不同之絕域哉其不能無訛
不待燭照而龜卜矣今我師平西域伊犁之地屯牧者
我人回部之城蕃宣者我臣且國語切音實能盡各部
轉韻曲折之妙是則傳萬里幅員之卷正千古紀載之
舛實惟此時漢唐往事無論即如朔漠方畧所載初征
噶爾丹時有回回國王阿卜都里什特者來降稱其地

為葉爾欽哈思噶爾後盡歸準噶爾我之使臣不過至伊犁而止不能至回部諸城也乙亥興師以來執訊獲醜屢詢其人稱為葉爾奇木哈什哈爾今則二城之人住京師者有之細詢其音乃定為葉爾羌喀什噶爾蓋回語謂地為葉爾寬為羌謂各色為喀什謂執房為噶爾合而言之則葉爾羌者地寬也喀什噶爾者各色執房也其他類此皆有名義然彼地自隆古以來其名其義未之或易徒以阻隔幅員不通音問遂致屢易文而

始得其正夫以國語近各部之轉韻而一譯漢音必待再三詳考始能無訛則史遷之不免闕漏益不待燭照而龜卜矣茲為方畧之書恐分纂之人無所取裁濫觴者豪釐之差承流者且致千里之謬因取各部山川疆域部落姓氏命軍機諸臣詳考確證歸於一是如提要凡例之作而叙其概如右自是之後統以新正之名為指南云爾

茅山正譌

壬午春巡將發金陵道句容徵三茅之勝而邑誌率撫
吳越春秋禹改茅山曰會稽為茲山數典所自是援越
入吳疆域紊而世代淆予不可以不辨按史記注引越
傳禹到大越上苗山苗與茅古字通而小異其為屬越
則均水經注漸江條云會稽古防山亦謂之茅山別稱
防者蓋以防風後至故而漸江即浙江其山隸今紹興
境明甚若句容之茅山本名句曲亦名已山自後漢茅
盈兄弟學仙於此三茅之名始著距吳越時既遠地與

紹興又絕不相蒙輯誌無識者沿名竄附牽連為一謂
會稽同出異名若良常秦望海江仙韭之屬二十有六
實為一山且注出吳越春秋今覈全書初無是語况自
紹興至白容道踰千里中隔一江三茅即號地肺安能
呼吸一氣若此使其言然則方內纍纍宮霍蜀繹者疇
不當名之曰崑崙岱宗乎再考江寧郡志良常秦望仙
韭諸山並與句曲壤接道里可數更於紹興無涉即以
所引秦望言紹興句容皆有要各自為一山未可強而

合之獨於茅山乎何疑或曰會稽為古揚州鎮山後漢
移會稽郡治越秦初置時本治吳焉知會稽始名之茅
山不可通於句曲後著之茅山也予得仍以吳越春秋
正之其書凡六卷前吳傳三後越傳三茅山之改名會
稽入越外傳不入吳內傳當時方隅所限詎不較然風
馬牛哉用覩縷析之以俟後之訂山經者

古泮池證疑

甚矣讀書之忌羸踈浮過不沉潛深造博綜詳考執一

為是譬為禾者鹵莽耕而鹵莽穫確乎其弗可也今之

泮池非古之泮池歟而子丙子過此曾有詩闕之

舊詩云十

里東郊舊魯城新城安得泮池名

徒以新城舊城之說橫於中遂以為

新城不應有古池耳丁丑再過闕焉未證其疑茲南巡
迴蹕復駐曲阜廣核諸書及詢之孔氏家乘乃知古魯
城即今曲阜其可證者以史記孔子葬魯城北泗上也
水經注所引亦與脗合輿志稱今之曲阜為新城者蓋
因宋大中祥符間移築城於東十里許明正德間因流

寇兵燹仍徙還魯古址而築新城焉夫以明視宋固為
新而不知以宋視古為尤新也是則統志諸書錯出者
悉可按訂乃知今之曲阜縣治實即古之魯城也古魯
城既不舛則古泮池之與靈光舊址其不出此城章章
明矣至若南北步武之數偶爾差乖大者同而小者異
稽古者可以折中而弗羅縷究也予實悔夫前詩之率
爾置論不足為據也甚矣讀書之忌麤疎浮過不沉潛
深造博綜詳考執一為是譬為禾者鹵莽耕而鹵莽獲

確乎其弗可也

御製文初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三千二百五十四集部

御製文初集卷十五

碑文

聖德神功碑

洪惟我

聖祖仁皇帝統承

三聖之謨烈奄奠萬方撫臨天下六十有一年實兼開
創與守成之事爰自綏靖南荒翦除三孽而後惟務以

深仁厚澤淪浹中外俾涵泳優游四方從欲而勵精圖
治悠久無疆晚歲之政尤欲申嚴庶務以正官方糾詰
敝民以清禮俗以明作濟惇大以節制保豐亨故我
皇考嗣承丕基凡誠孝中正寬仁之大原無一不與
聖祖同揆至用人行政規模則稍有變通以求繼志述
事之盡善惟

皇考神聖之姿默契

聖祖是以膺付託之重任而宏開夫萬年有道之長惟

皇考誠敬之德簡在

帝心是以致嘉祥之駢臻而即驗於四海於變之盛雖
十三年之憂勞無一日一時少釋於

宸衷而所以貽我子孫臣庶億萬禩之樂利無窮者誠
如

天地之無不憫載也

皇考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
孝至誠憲皇帝

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第四子也

母孝恭仁皇后在妊時夢月中仙娥授以神子既覺而誕生

皇考

皇考幼而徇齊天性仁孝

聖祖恩眷踰常八歲時患腹疾

皇祖方巡狩塞外聞之遽馳歸一晝夜而至其篤愛有

如此者奉事

庭幃數十年深愛慤敬無一言一動不允當

皇祖之心每語衆稱為至孝先是舊皇太子贈理親王之未得罪也

皇考小心承順恪盡臣弟禮而王恐

聖祖眷愛日隆有妨於己遂至以非禮相加

皇考每順受之而剛正之氣亦不為少屈律已則篤謹有加焉及歲戊子王以罪廢居常進諛者多背離相忌

者率傾陷禍且不測

皇考多方保護以悃忱惻怛感慰

聖祖之心而曲為王解始獲矜容王乃愧悔自失東宮
舊屬咸洒泣驚頌

聖德方是時

聖祖違和又以允禔允禩等屢作非彝以干
天怒居常鬱鬱病勢增劇

皇考竭心孝養凡百躬親靡晷靡夜逮四閱月

聖躬乃安及理親王再廢

聖祖春秋益高諸王中私懷覬覦者往往矯飾名譽私樹黨援而

皇考絕不以一事自表異友于兄弟均平如一莫不同其憂喜軫其疾痛其自取咎殃者亦不避嫌疑力為調劑自內外族嫻左右大臣以及近侍宿衛無一人往來親密者

聖祖用是灼知

聖德淵懿大義明著無黨無偏足以膺

宗社臣民之付屬也及遭大故水漿不入於口以乾清
宮東廡為倚廬素服齋居養心殿三年如一日每遇朔
奠殷祭及獻食

壽皇殿悲不自勝哀動左右

躬送

梓宮安葬

景陵

仁壽皇太后升遐哀誠一如初禮凡

太廟

郊壇必躬必親致齋致愨觀者罔不肅然起敬每過水
旱之侵輒愀然曰

上天譴責朕躬命直省旬月奏報雨雪苟應時則喜動
顏色或過期即減常膳元年五月京畿旱虔禱於宮中
自晨至夕不膳霖雨立沛盖

皇考深念所任受於

皇天暨

列祖者惟茲天下之烝黎故休戚相關如保赤子而民之所以安者存乎政政之所以舉者存乎人故宵衣旰食日有孜孜尤以是為先務焉念民所苦病者莫如賦重而刑濫有司遇灾祲而不恤巧法侵漁或惰侈以自耗致民俗之日偷遂姦利縱淫樂聚徒鬪狠若是者皆盜賊之源也

皇考即位之元年即大免直省逋賦陝西甘肅二省以

軍興運餉其所供賦稅無歲不蒙豁免七年至九年輪
蠲各省賦稅有差自元季張士誠據蕪松嘉湖陳友諒
據南昌袁瑞與明太祖苦戰於江東西橫斂以給軍終
明之世故籍未改

特命永除數郡浮糧著為令典凡直省報災朝聞發不
待夕夕聞發不待朝每語近臣朕蠲租發賑如救焚拯
溺猶恐灾黎之鮮有濟也彼視民之傷與已若無與者
獨何心哉常念水土為農田之本而救荒之政莫要於

興工築以聚貧民遂博求海內水利修川防俾各省河
渠湖澤歲久或淤塞為連州比郡農商害者咸開濬之
京畿則

命怡親王大學士朱軾經理水利營田官開水田數萬
頃聽民自占者不與十餘年中費數百萬貧民皆取食
焉洪澤湖都受淮流廣數百里恃高家堰為關鍵以束
淮而激黃下河七州縣民命繫焉

發帑銀百萬盡改石工浙江松江海塘經潮水屢漲修

築相繼費數百萬濱海之民始得安衽席無為魚之患
往者封疆大吏好因事以自為功有司承迎以速進取
之路凡有興作及賑災動稱捐助或曰小民樂輸

皇考再三諭禁以蘇民困州縣巧取有禁門闕苛索有
禁而民隱之萬難上達者莫不在

皇考洞鑒之中每遇重囚即深厓

睿懷屢飭法司必三覆奏好生之德發於不能自己者
如此念刑罰所以濟政教之窮必修禮正俗乃可清其

源詳註

聖祖仁皇帝諭旨十六條

親製勸農種樹之詔

御書刊示四方

命九卿詳定貴賤服色兵民婚喪禮制實舉孝義貞節
分遣御史巡行直省常恐所任非人則雖有良法美意
德難下究教不虛行故搜揚俊乂立賢無方自唐宋以
後秩祿不足以贍庶官不肖者各以他途取之用此苞

直盛行不可遏止

皇考於外省督撫以及州縣親民之官各賜養廉較正
祿數十百倍其在京師卿貳則賜雙俸司旅並給飯費
雖閒曹職官亦準俸銀之數賜之廩穀而寡廉鮮耻巧
取以殃民者法亦有所必行焉左右輔弼及封疆重臣
忠勤夙著猷績彰聞則推誠倚任坦然不疑俾得展盡
底蘊而常戒以面從責以啓沃優容寵賚十百於尋常
其有恃功驕蹇植黨營私者則法立誅必而忠直善良

即時有失誤屢被譴訶卒保全其終始建賢良祠崇祀累朝碩輔其餘著勛伐效命疆場者皆錄用其後人又念士者民之表儀而庶官所由備也故廣其登進之途而董之以教元年

命郡州縣學官必用正途二年

躬詣太學頒訓飭士子文四年

命直省督學舉英才八年舉通曉性理舉人八人並

賜進士各省會俱特建書院取之之廣恤之之周如此

兵者民之衛藩而四威之所蓄也故勤其蒐簡之政而曲體其情

命提鎮考核將校必察其訓練拊循之實毋得循私提鎮之優劣一以整飭將校訓練行伍和輯兵民定之士伍則正糧之外別發帑銀俾軍帥營運以恤其婚喪盖皇考莅官馭將勤民養士整軍恤衆使文武並勵中外相維制防曲盡如此重念八旗乃國家根本內外大小臣工士民軍吏所觀式也故所以教之養之取之任之

察其情而優恤之者尤詳且備焉元年即

命舉人庠生之服公事者各還家專力於學誦設八旗
官學各就其方簡其士之秀異者而官教之

命諸王察舉孝弟守分力學者以承平日久生齒愈繁
取八旗餘丁四千八百人為教養兵歲給十七萬有奇
自五旗諸王不得以旗分人員多供差役擅治其罪下
此正副都統及參領佐領不得苛索外吏財物竊嘗審
究

皇考治法之源流然後古聖王所為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其規模氣象始可得而見焉

皇考自宗親戚晚勲舊以及八旗之士衆自京師畿輔以及九州四海之軍民惟恐其疾苦之蔽壅禮俗之衰惡一如一身之中毛髮有觸而必動雖外藩蒙古皆如家人父子其職官並予俸祿兵衆咸給月糧土默特守臺站人歲時有賞用此凡有征討外藩効命屢

諭蒙古王貝勒宜愛民惠下其子弟之俊秀者或在

內廷教養之

賜安南以隙地減朝鮮琉球貢物厚朝鮮俄羅斯國人之賞賚給琉球來學者歸國之道齋不獨澤流方外而聲教亦漸被於遐荒十有三年之間宵衣旰食無晷刻之寧不謂天下已治萬民已安而少懈夫朝乾夕惕之皇衷故以事

天之誠敬昭事百神而神無不格以法祖之仁孝錫類萬物而物無不孚至於

孔子德配天地尤加崇禮王爵之封上及五世跪獻之
禮首著上丁詳定配享先賢增置五經博士皆前古所
未有也教養宗室而寬其拘禁者自登

宸極即封理親王子弘皙為郡王而於理親王未降一
旨未遣一使曰吾不欲受其拜並聞感恩之言也

錫賚頻仍惟

命內監傳送且教以詢所從來勿令告以上賜及王薨
躬臨哭奠追贈理親王命弘皙進齋親王爵分封供具

特厚怡賢親王之喪

躬臨哭奠哀慟久而不已自戊子年後允禩允禔輩莫
不妄冀非分結黨樹援嘗觸怒

聖祖

聖祖降硃批諭

皇考及諸王云朕與允禩父子之義已絕及

皇考嗣位重念兄弟情且知彼明敏能任事爰命輔政
加恩信用冀以感悟其心密封

皇祖旨於內閣不以宣示外人乃允禔不但不改悔且
心懷怨望怙惡不悛允禔在西寧多為不法顯悖臣禮
皇考雖申告中外明正其罪絕其屬籍而兩人猶得以
天年終罰弗及嗣自

御極以後瑞應駢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黃河之
清自陝州至邳宿二旬有五日不變鳳集麟生慶雲甘
露靈芝嘉穀之祥不可勝紀

皇考每見奏章必深自警惕咨戒臣工苟德政之不修

雖天瑞不足恃也彰明人紀更定刑章凡繼母虐殺前子以所生子抵法無故杖殺僕婢者分別重輕治罪訪明太祖本支裔孫襲封侯爵以承其宗祀自明初紹興有惰民靖難後諸臣抗命者子女多發山西為樂戶數百年相沿未草一旦去籍為良民

命下之日人皆流涕自準噶爾擾邊

聖祖仁皇帝宿兵西北陲以保舊屬諸蕃青海之平也彼又納我叛臣雖屢加訓告嚴盜不休故定議濯征為

一勞永逸計及十年大破之於喀爾喀之地邊將爭言
宜乘時進勦

皇考念彼遠處外夷武不可黷乃遣使諭告決意罷兵
西南洞苗自古為附近州縣之害自平定廣烏蒙古州
歸義開地二千里而時戒邊疆大吏為善後之謀敬惟
皇考自始至終所以莅官勤民教士恤軍安內馭外者
無不體之以誠本之以孝用之以中持之以正育之以
仁撫之以寬與

聖祖仁皇帝若合符節而更化砥俗使天下遵道遵路如優恤宗室而禮度必謹於防維愛禮大臣而法禁必行於貴近搜羅才俊而甄別不漏於昏庸教育士民而捕誥獨嚴於敗類蓋非此不足以移文恬武嬉陰私交結之風草吏蠹民偷險戾奸欺之習未嘗非

聖祖晚年整肅官方矯除薄俗之遺意也是以數年之後蒸蒸日上變外自郡州縣吏私覬不行於大府監司內而閣部院司臺垣不敢以已事干外吏倉庫侵蝕者所

在充盈庠序鮮囂陵之士門闕無苛索之兵蠹吏散朋
奸民徙業孔子所稱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我
皇考實克當之

皇考即位之元年八月即

手書建儲事密封宮廷布告羣臣八年六月

聖躬違和

特召_臣及莊親王果親王和親王大學士內大臣數人入見
面諭遺詔大意謂朕夙夜憂勤惟體

聖祖之心以為心法

聖祖之政以為政因見人情澆薄官吏徇私罔知改省
不得不懲治以戒將來故有從前條例本嚴而改易從
寬者乃原議未協朕與廷臣悉心酌定可垂永久有從
前本寬而改易從嚴者本欲俟諸弊革除之後酌復舊
章乃知

皇考聖智天縱灼見

聖祖不言之意以就前功而隨時取中用建民極蓋

聖祖時瘡痍初復非徧覆包涵不足以厚生養而定民志

皇考繼承之初則政寬而奸伏物盛而孽萌非廓清釐剔大為之防其流將溢漫而不可以長久兩朝

聖治正如天地四時之運相推相代以成歲功先儒所謂雖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此也

皇考聖意原欲大加整剔使弊絕風清人人皆知理法而後布恩施德以培國家萬年元氣

昊天不弔未假之年使十有三年備心精勞神之
聖心猶未釋於

龍馭上賓之日而廣大欲沛之澤不及旁流汪濊以遂
皇考之初志而

親見黎民徧德之休也嗚呼痛哉雍正十三年八月己
丑

皇考崩

聖壽五十有八乾隆二年三月庚寅葬

秦陵小子謹拜稽首而獻頌曰

惟

天行健運而不息陰陽甄陶萬殊一則惟

聖時憲建極宜民其用曷先曰義與仁當豐而亨節亦
潛滋既大且豫必戒其隨

皇帝繼序履盛持盈日暄雨潤雷動風行

皇天所付惟此嘉師

四聖容保予承予依曰予作君在厚其生其灾其害我躬

是膺曰予作師在正其德其薄其頑我躬之忒設監置
牧惟民之安苟非其人慮為民殘心膂股肱信賢不貳
庶司百吏開誠以示片言必錄小善必登耳提面命無
或荒寧官箴之敗交以賄成賢奸可易白黑可更植黨
背公譁張譎誑上下相蒙斯民曷望重增秩祿用絕苞
苴私塗既閉邦經可臚旌廉擢能俾欽俾慕誅恣懲貪
俾愧俾寤九官承式庶事寡愆大府整躬百城晏服敬
刑明罰亂獄無滋歲會月要出納無欺救荒拯溺家沾

戶決增防浚川役均廩給興禮明教以示之則禁暴詰
姦以除其慝煌煌

帝京政肅風清豪強屏息奸宄潛形博戲闕囂鷄茵雞
柵竒技淫聲兒童莫識近自畿甸周於海隅山行野宿
刁柝無虞曷占政成官稱其職曷占民安鼓腹作息
皇帝致治身為表儀由中達外誠一無私

郊

廟明禋洞洞屬屬

闕廷涖政雍雍穆穆大孝備矣昭哉嗣服眷舊親賢久而彌篤近承德意遠樹風聲父勉其子弟祇其兄未明求衣日昃不食一日萬幾是匡是飭

天現其光珠聯璧合地效其靈河清川翕畝穗叢岐

陵芝結紐鳳翹麟遊近在郊輦

皇帝曰咨母安母豫我君我臣惟戒惟懼遇灾而懼灾可為祥以祥為常志將日荒重道崇文德心是懋張皇六師武不敢究天衢如砥萬國朝宗開我明堂四裔來

同盛德之氣生物之元於時為春在人曰仁尊嚴之氣物
以凝閉於時為秋在人曰義巍巍
聖皇是則是效雨露雷霆罔非至教

德厚於地

智崇如天儀我後昆億萬斯年

御製文初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三千二百五十五

集部

御製文初集卷十六

碑文

文廟碑文

天生烝民若有恒性人道立焉亶生聰明神聖作之君
作之師以厚其生以正其德綱常之所以不墜倫類之
所以相維相保於天地間者斯焉是賴古聖皇繼天立
極君師之道兼隆賈乎尚矣繼是以來雖代有君而克

盡其為君之道者蓋寡若夫同天地亘今古繼往聖開來世特立為師之道於宇宙間者則惟我

先師孔子一人敬維

孔子集羣聖之大成祖述憲章垂教萬世使後之帝王建極綏猷得有所遵循以求治法道法之大全由之則治悖之則亂大哉

孔子功參乎覆載明並乎日月生民以來未有盛焉者也我

列祖撫御寰區叙彞倫明禮樂誠民阜俗一惟

孔子所傳之大經大法是矩是式微言奧義悉推闡而
表章之統緒相承心源符契欽敬追崇之盛典超越往
代具在彞章予小子懋學書闡景行志切逮寅承丕緒
祇奉

先猷夙夜兢兢繹思聖道越乾隆三年季春上日躬釋
奠於

先師前期飭官庀材宗飾廟貌特命大成殿大成門覆

以黃瓦崇聖祠覆以綠瓦稱朕慕道崇師至意記曰禮
時為大宜次之稱次之先王之制禮也順於鬼神合於
人心惟其稱而已太學者帝王尊師之地盡禮備物以
明尊也稱其德而不為過宜莫大焉抑非以炫耳目之
觀也欽崇至道敷政教以淑羣黎法

祖隆

師罔敢或斁俾溥海內外無一夫不與被

聖人之澤斯朕志也夫乾隆四年己未用允廷臣之請

勒文紀事以垂示於奕世系以詩曰

於昭道統淵源三五

至聖挺生立極萬古贊修刪定為帝王師天地悠久斯
文在茲惟我

祖

宗悖崇典禮爰謁林廟爰封祖禰予膺鴻緒彞憲是承
釋奠視學大昕鼓徵萬仞宮墻園橋首善笙鏞斯陳俎
豆斯薦眈眈翼翼鳥革翬飛制符宸居金碧流輝丕煥

宏模神明所宅玉振金聲永揚教澤式脉兆庶式育才
賢光宣文治億萬斯年

重建泰山神廟碑文

國家秩祀之典方望實惟最重而泰山為五嶽宗長功
用顯彰為德尤盛廟貌之在山巔者歷有年所曩乎邈
矣鬱攸不戒宜用鼎新粵以乾隆六年特遣專官董建
靈宇殿庭廊廡門序觀闕崇闕壯麗烏斯革翬斯飛眈眈
翼翼琉璃丹碧輝映日星黼座璇題像設神御穆然其容

范金惟肖山半為香亭寶鼎中峙覆以重簷載陟斯隳
興仰止焉鳩役庀材胥出內帑公旬不勞經費不損凡
土木之工若干閱期有六旬而竣朕惟岱為方岳昉於
虞書列於禹貢紀於周官詳於春秋傳蓋河涕淮海川
瀆環匯扶輿積高之氣磅礴蘊結靈淑鍾萃蔚為神臬
奠坤維而翊天緯方位屬震盛德在木得造化生生之
元故觸石出雲不崇朝而遍雨天下功至仁也澤至溥
也我

列祖撫一海寓懷保烝黎一體天地大生廣生之心為
神人主明德馨香

神庥昭格子一人寅承基緒夙夜兢兢事神保民罔不
祇肅彼登封告成刻石紀號金泥玉檢往牒所誇矯誣
侈大之事繫寡昧所不敢知而入寧方夏阜殖羣生俾
庶而富俾壽而臧尚其惠邀嘉貺錫羨介祉以篤我國
家無疆之慶則所以崇禮展敬揭虔妥靈其何敢後焉
爰勒詞琬琰昭示永永系以銘曰

巖巖泰山駿極于天有虞肆覲肇祀用虔牲幣祝號秩
視三公匪僭匪瀆曰以報功伊

神之功霖雨萬國載生載殖食我

神力春也其時仁也其德體乾之元以立坤極奕奕新
廟穹峙層霄易陶以金以禦剛飈雲生桂棟雨挾松濤
俯瞰博桑日觀峒堯雕甍珠網鋪金城玉紫殿靚深黼
袞端穆月馭星軒林霏馥郁靈貺孔時錫茲介福降神
毓秀賢哲克生時暘時雨百穀以成陋彼陟封七十二

代成民致神往訓是佩肸鬯斯通鑒格斯在祇薦明禋
於萬千載

安佑宮碑文

序昭穆以祀其先祖有功而宗有德建報本之義為萬
古之經者宗廟之制三代以上即有之繼人之志述人
之事者所當謹也設裳衣以如其生朔有酌而望有獻
盡事親之禮抒不匱之思者原廟之制西漢以來始有
之繼人之志述人之事者弗敢廢也後世神御殿亦猶

漢原廟之義耶然漢之原廟不過月出衣冠一遊耳至
宋之時乃有神御之名蓋奉安列朝御容所也上元結
燈樓寒食設秋千其視漢為已備矣而崇建徧郡國奉
祀或禪院識者多議其非禮焉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在位六十餘年恩澤旁覃僻邑窮谷
圓頂方趾之衆飲其德而不知子孫臣庶躬被教育者
宜其謳歌慨慕而無已思也是以雍正元年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謹就大內壽皇殿奉安

御容朔望瞻禮牲新時薦而於

皇祖所幸暢春園亦陳薦如禮非輕為此創舉也我
皇祖有非常之澤及天下是以

皇考合天下之情亦以非常之禮報之有漢宋備物備
禮之誠而無宋代徧及郡國祀繁致褻之譏也予小子
嫫嫫在疚顧諟

皇考之陟降勅明旦凜紹庭良法美政布在方冊者謹
守而弗敢失既就壽皇殿東室虔奉

皇考御容以配

皇祖念茲圓明園我

皇考向日遊觀在園在沼之地也其何忍忍視爰擇爽
壇之地具殿廡之規為室九敬奉

皇祖御容於中奉

皇考配東一室匪惟予小子罔極之思羹墻之慕藉以
稍抒亦欲使後世子孫凜覲揚之志勤堂構之基所謂
禮以義起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鳩工於乾隆庚申而歲

事於癸亥所司以碑文請乃序其事如左而繫之以詩
懿茲苑囿

皇考所作土階茅茨遵堯之約匪誇丹雘有窅谿壑匪
沸管絃有唳雲鶴詎美之求惟

聖所樂我龍受之中心惕若宅是廣居九有是度

祖武斯繩宏規敢畧爰相其地載斟載酌爰創其模載
經載落廟貌巖巖堂皇綽綽有閑旅楹有挺松栢周之
以郭其郭嶽嶽環之以池其池瀼瀼其水何有鳶飛魚

躍其宇何有網軒珠箔

神御孔安心乎莫莫來覲來齋曰望曰朔於萬斯年予
誠永託

雍和宮碑文

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肇封於雍邸在京師良維與太學左
右相望迨

紹續大統正位宸極爰命舊第曰雍和宮設官置守慶

宇聖飾無增於昔示弗忘也越歲乙卯弗弔昊天
龍馭上賓攀髯莫逮維時喪儀具展禮當奉移念斯地
為

皇考著潛所御攸躋攸寧幾三十年

神爽憑依倘眷顧是廼即殿宇而飭新之以奉

梓宮易覆黃瓦式廓門屏櫺星綽楔規制畧備洎
山陵禮成於此敬安

神御歲時展禮至於今十稔予小子紹庭

陟降之忱朝夕罔釋深惟

龍池鞏迹之區既非我子孫析珪列邸者所當熟處若
曠而置之日久蕭寔更不足以宏行慶澤垂燾於無疆
曩我

皇考孝敬昭事我

皇祖凡

臨御燕處之適且久者多尊為佛地曰

福佑寺則

沖齡育德之所也曰

恩佑寺則

鼎成陟方之次也永懷

成憲厥有舊章而稽之往古修真本唐高龍躍之宮慈
慶乃渭水慶善之宅宋則祥符錫慶祠號景靈咸因在
潛之居實曰神明之隩後先一揆今昔同符是用寫境
祇林莊嚴法相香幢寶網夕唄晨鐘選高行梵僧居焉
以示蠲明至潔也以昭崇奉至嚴也以介福釐至厚也

我

皇考向究宗乘證涅槃三昧成無上正等正覺施洽萬
有澤流塵劫帝釋能仁現真實相羣生托命於是焉在
豈特表範睟容為章淨域已哉予小子瞻仰之餘間一
留止緬憶過庭休惕興慕敬勒石以記系以頌曰
於皇

皇考禔福無疆奕奕朱邱積慶流長

乘六以御茲焉發祥時雍協和

聖謨孔彰

其一

鼎成於湖

神御攸奠陟降在天

聖靈式眷愜乎斯聞優乎斯見超宋景靈邁唐慶善

其二

懿彼淨覺廣樹良因澄圓性海般若通津慧燈普照法

寶常新敷華玉地轉曜金輪

其三

矧是丹宮

藩封拜

賜載寢載興凝禧集瑞人世香臺梵天忉利擁吉祥雲

開歡喜地

其四

標新福界冥契慈緣鴈堂集侶鹿苑棲禪

香華送雨貝葉霏煙

雲車風馬歆顧珠筵

其五

仰惟

聖德昊天罔極以妙明心運大願力孰為權應孰為真

實無去無住歷化千億

其六

慈雲廣蔭甘靈長濡入涅槃

海繫如意珠恒沙大千共味醍醐不可思議決髓淪膚

其七灼灼靈儀巍巍瑞相言瞻言依徘徊惻愴十地四天

鴻恩融暢盡未來際永資

慈貺其八

闡福寺碑文

太液池之北有亭五翼然臨於水喬玉竦前橫瓊島東
抱波光掄影淪漣映帶亭之北綴以閒館爽塏軒豁蓋
仍前明之舊康熙中

皇祖臨駐西苑常奉

太皇太后避暑於此後以其地奉安

仙馭几筵遂相沿為內廷遷次之所越乾隆七年肇

先蠶壇於液池東北隅相距甚適

聖母皇太后以繭館盛儀宜致蠲潔

命改建佛宇朕遵

懿旨爰出內帑勅將作葺其舊址畧為崇飾寶坊傑豎
香刹雙標用如幻金剛三昧造大法像高丈六者三倍
之而羸具慈愍性有大威神構層簷以覆之珠網璇題
金碧照耀冠於禁城諸刹上為

慈聖祝釐下為海宇蒼生祈祐始事於乾隆乙丑三月

越明年八月告成因名之曰闡福思自無始劫來生人
生物凡諸福德各各具有亦各具足而彼衆生芸芸冥
冥惟以各得所欲為福未得求得已得求益無有饜足
為嗔為忮為巧為寇窮劫相尋展轉纏縛時維因陀羅
秉南面權廓絃恢綱約以皇度馭以禁憲沐以膏澤浸
以醇醲敷錫多福於有生衆厥有生衆善根深固一心
信嚮正知正見屏諸邪雜咸得福慶安樂老壽滿所願
欲如其弗祗弗延迺背而馳式抵大戾備諸苦惱亦其

自取大慈氏發洪誓願施無畏力拯諸厄難隨聲赴感
一時普度拔去孽根頓生福慧孽緣淨盡福應備臻於
其本來了無欠缺要知法王非以己福施彼衆生亦非
別能於彼衆生有所增益凡此諸福衆生自有亦各具
足能仁慈悲遂得普度古聖帝明王斂福錫福其亦有
同於此也耶乃闡其義而說頌言

一切有為法不能造諸福能受諸福者皈依法王力譬
坐暗室中迷悶不得出忽遇大力人闢門開四牖因得

大光明此大光明相非藉他目見又如沉巨海飄泊無
邊底忽遇大慈航脫離惡濁浪及登彼岸已乃適得本
來告爾種福因衆生性具足迷惑不自知種種成顛倒
願依法王力恒河沙衆生乃至未來劫自性悉清淨各
各受諸福恒河沙衆生所受諸福德同一清淨性是為
福德聚

重修大覺寺碑文

朕惟聖王御世宏濟羣生其與慈氏能仁普利人天功

德不可思議迹雖殊而心源則一佛經所云過去諸佛
往往示現轉輪以世法入安天下復以宗旨接引諸方
延續慧命者蓋祇期萬善之同歸而已我

皇考福慧兩足鏡智圓明自潛邸時深究宗乘證悟無
上了義

御極撫辰海內清和咸理乃於

幾暇選序古德語錄開示津梁仰惟

大慈悲父廣種善根凡梵宇琳宮曾施功德皆不啻如

來身坐道場而歷劫四衆並應莊嚴擁護瞻禮發心者
也朕因詣龍潭近望西峯藍若大覺寺者金清水院故
址明以靈泉寺更名運謝禪安蔚為古刹康熙庚子之
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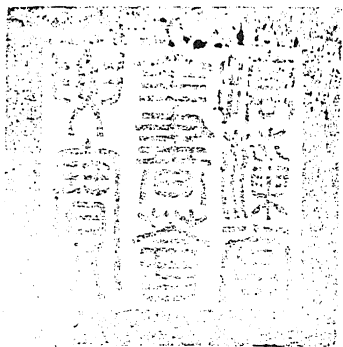
皇考以僧性音參學有得俾往往住持丈室

御製碑文以寵之及圓寂歸宗復命其徒建塔於此
慈恩眷顧

聖蹟攸昭而積歲滋久丹雘剝落爰加修葺工既告竣

勒石以紀歲月俾爾後住山大衆時念
法王顯現化導因緣與國家累葉護持正教振起宗風
之至意云

御製文初集卷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 臣 翟槐

謄錄監生 臣 溫之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製文初集卷十九

七至九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二百五十六

集部

御製文初集卷十七

碑文

重建鐘樓碑記


皇城地安門之北有飛簷傑閣翼如煥如者為鼓樓樓

稍北崇基並峙者為鐘樓其來舊矣而鐘樓亟燬於火
遂廢弗葺治朕惟神京陸海地大物博通闌別隧黎庶
阜殷夫物麗則識紛非有器齊壹之無以示晨昏之節

器鉅則用廣非藉樓表式之無以肅遠近之觀且二樓相望為紫禁後護當五夜嚴更九衢啓曙景鐘發聲與宮壺之刻漏周廬之鈴櫺疾徐相應清宵氣肅輕颺遠颺都城內外十有餘里莫不聳聽仿挈壺雞人之遺制宵衣待漏均有警焉爰飭所司重加經度基仍舊址構用新製凡柱枕椽榑之用悉甃以甃石俾規制與鼓樓相稱經始於乾隆十年閏二年工竣所司請紀之石以式於後夫春秋之義興作必書矧茲樓之成昭物軌定

衆志體國誠民著在令典脩而舉之以重其事弗可以已也乃為之銘曰

鳧氏賦形鼓盪元音體乾作則為圜為金式鎔九乳徹壹衆心啓閉出入罔敢不欽京邑翼翼四方之極洪鐘萬鈞司寤所職鏗以立號協於箭刻巍樓高絙乘風劣翦昔罹鬱攸久廢不脩咨彼工師審揆其由木母火子長風颭颭鼓之則熾匪藉人謀聿規新制瓴埴比次巧斲山骨輸我匠契尺木不階屹然巨麗拔地切雲穹窿

四際友葉崢嶸金觚繡甍鳥草翬飛震耀華鯨不窕不
椒桐魚應聲偕是雷鼓鏜鞳砰訇宣養九德振肅庶類
作息以時品物咸遂以器節時以時出治宵旰攸資亦
宣堙滯聲與政通碩大龐洪正宮堂皇元氣昭融導和
利用警聽達聰億萬斯年揚我仁風

闕里

孔廟碑文

朕惟

至聖先師孔子天縱聖仁躬備至德脩明六籍垂訓萬世自古聖帝明王繼天立極覺世牖民道法之精蘊至孔子而集其大成後之為治者有以知三綱之所由以立五典之所由以叙八政之所由以措九經之所由以舉五禮六樂之所由以昭宣布列於天地之間遵而循之以仰溯乎古昔雖堯舜禹湯文武之盛弗可及已而治法賴以常存人道賴以不泯詎不由聖人之教哉往代表章尊禮隆重亦越我朝備極其盛當

皇祖聖祖仁皇帝甲子之歲東巡闕里躬謁殿廷盛典
裔皇垂於冊府

皇考世宗憲皇帝追晉王封鼎新廟貌崇敬誠切瑞應
章顯實由心源孚契先後同揆惟

聖人能知

聖人所由躋海宇於蕩平仁壽之域也朕自養德書齋
服膺聖教高山景行之慕寤寐弗釋於懷嗣統以來仰

荷

天庥海宇又安用舉時巡之典道畿甸歷齊魯登

夫子廟堂躬親盥獻瞻仰睟儀展敬林墓徘徊杏壇循
撫古檜穆然想見盛德之形容愾乎若接夫聞聖人之
風誦其詩讀其書皆足以觀感興起况親陟降其庭觀
車服禮器得見宗廟百官之美富有不益增其嚮慕俛
焉而弗能自己者歟朕撫臨方夏惟日兢兢期與斯世
臣民率由至道敷教澤於無疆顧德弗類於衷歎焉恭

繹

兩朝碑刻之文益以知道德政治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慕聖人之德而不克見之躬行者非切慕也習聖人之
教而不克施之實政者非善學也法

祖尊

師固無二道用勒石中唐志鑽仰服習之有素思以繼
述

前徵酬願學之初志云敬系以辭曰
皇矣

至聖代天覺民天何言哉聖人是申立人之極曰義與
仁建治之統曰明與新聖謨洋洋祖述憲章配天廣運
應地無疆四時遞壇日月貞明濯以江漢暴以秋陽決
泱東海巖巖岱宗於穆聖德疇與絜宗魏乎聖功疇與
比隆循之則治彌暢皇風仰稽令辟辰敬尊師過魯祠
牢炎祚開基宮墻翼翼魯壁金絲蒼檜鬱鬱殷楹鼎彝
皇祖

皇考聖智達天探脉道要孚契心源豐碑虬護巨榜鸞

騫上繼三五一中允傳顧惟寡昧仰紹先型時邁自東
祇謁廟庭洋洋盈耳玉振金聲若弗克見時殫予誠見
聖匪艱由聖則難弗克由聖孰圖治安亦既蒞止觀止
是歎摛辭表志乾隆戊辰

菩薩頂碑文

蓋聞青鴛建刹須彌垂蘭若之規白馬馱經洛下記伽
藍之始演龍華於印度輪轉蜂臺廣象教於閻浮鐙傳
鵠苑矧擅神皋之名勝尤瞻佛地之崇嚴五臺菩薩頂

者叶斗標靈虎陽結秀王舍城之宮闢白玉為階給孤
獨之園林黃金布地朔化城之初啓原法像之由來厥
有名緇親瞻鬢蓋寶珠五髻燦天半之圓光瓔珞千花
示雲中之妙相於是蓮趺玉座號曰真容貝樹銀龕傳
為靈蹟我

聖祖仁皇帝躬探道妙心會真如傳

仙仗於青峯賁

宸章於紫碣廓十方之淨境蓮界增輝振三要之宗風

梅林煥彩朕欽承

祖德仰祝

慈禧乃因清宴之期特舉遊巡之典鳴鑾靈嶽領物外
之烟霞駐蹕精藍接空中之唄讚繞砌則一花寶樹影
拂經幢環庭而八水香池聲凝梵磬攬茲聖蹟恍陟金
沙顧此禪棲宜新珠網稍更位置益整規模轉初地之
幡風重燃慧炬散諸天之花雨再現曇雲庶使蒼筤長
芬苾芻競集狻猊坐處宏開了了之門龍象行時共入

如如之室用鐫貞石永煥仙都

殊像寺碑文

蓋聞鐘函九乳輪王開說法之臺樹散千香菩薩啓經
行之室鹿野仙人之苑白玉為階馬鳴花氏之城絳雲
成蓋是以葱河既渡聿垂象教之莊嚴蘭若繁興共表
鴛摩之願力五臺殊像寺者竒標紫塞秀聳蒼巖曼殊
演教之場栴檀繞錫方廣化身之所蒼筍垂欄依初地
之清涼踞中臺之名勝蓮趺妙相玉毫騰五髻之輝柰

苑神工金界煥雙林之色晚漲浮杯之浪般若泉清晨
飛補衲之雲梵仙山碧洵安禪之奧境誠選佛之靈區
康熙三十七年

皇祖仁皇帝臨幸名山鼎新舊刹水晶淨域瞻鳥草之
凌霄金粟豐碑仰

龍章之麗日廼以六輪風轉四紀星移經壇之紫翠依
然畫壁之丹青非故朕以省方之次選勝招提駐蹕之
餘參元止觀溯宣遊於

祖武迓景福於

慈闈爰發金泉重脩琳宇丹楹載啓紺榭還新五色琉璃光暎鷓鴣王之座七重竹樹香霏獅子之園庶幾法鼓宏宣慈燈普照應真五百再留餌菊之蹤沙界三千復見拈華之教用鑄勝果永紀貞珉

演教寺碑文

宇內名山形勢皆以中峯為尊勝仙佛化現常安立道場此四臺所以環拱中臺而建刹表名獨以是為曷殊

演教之區也夫菩薩之欲度脫衆生與聖賢之欲垂教萬世道不同而心則一但菩薩常顯示神變以警衆發心故說法度世無有窮盡華嚴謂東北方有清涼山文殊師利常在其中而演說法文殊亦嘗語舍利弗吾能持一切草樹無心之物變相說法皆令如佛今臺南谷中清涼石舊傳有梵僧說法其上即之則失後人因目為曷殊林然則大士演教無生滅相法身圓對以不聞聞則無言無說而聲震大千入此寺者真入不二法門

矣朕詣寺瞻禮恭誦

聖祖御製碑文謂靈秀所鍾中臺尤異故知吉祥萬衆
常行道於此爰命重葺而文以證明之

望海寺碑文

慈氏以性海為萬法之宗故息心淨行必窮極海藏超
證圓通乃為深入佛海衆生緣未成熟則皆以津筏濟
渡令到彼岸學人勤苦精進以求證入固瞻望覺海而
未測究竟者也東臺之峯與寺並以望海名志稱東望

大海如波若鏡蓋盪雲沃日之觀境固然已朕命脩葺
此寺因思即境徵名是世諦非義諦也夫佛說國土如
恒河沙皆依華藏世界海住國土無量海蓋無量今踞
一峯之頂瞻望一隅遂以是為大觀而即藉以表佛刹
之號乎象教流入震旦緣盛於東東臺那羅延窟經云
是菩薩住處天龍八部圍繞供養則海會即在山中瞻
謁曼殊者但當於此尋源東望滄溟猶墮見網昔
聖祖駐蹕茲山諸寺皆降

御筆而茲寺獨顏以般若原可循本而悟真詮矣

普濟寺碑文

五臺按方嶽峙而山勢北聳即東西中三臺皆偏近於
北惟南臺正居丁位近接關城于入山為初地聖真應
化靈蹟實多蓋象教遍四天下大乘氣象獨見南洲於
此焉悟之矣清涼冰雪之窟山陽則葩卉欣榮峯攢錦
繡琳宮華藏天與莊嚴普濟寺者建自宋時
聖祖巡幸特命鼎新歷今六十餘載朕恭奉

皇太后瞻禮曼殊重繕完而丹牖之夫能仁度世固將
施洽羣有而室利行願廣大出生一切菩薩功德滅除
衆生無量苦惱人天瞻仰廣證善因此普濟之功也至
於根極慧命護持正法用以祝釐資福上介

慈闈下覃黎庶則朕之此舉猶

先朝之志焉抑豈擬金閣螺城之幻化飾龍宮玉像之
奇觀也哉已事而竣因勒石以紀歲月

法雷寺碑文

西臺舊名栲栳山危磴緣雲蠡旋箕織殿狀肖焉五峯
各表嘉名若以栲栳之稱之過質也則易之曰挂月唐
建法雷寺頽廢久矣康熙二十二年與諸寺同奉

勅脩復甲子既周金牘改色朕咸葺而新之夫佛固西
方聖人其徒行化中國常以西土為歸此間一草一木
無非文殊境界雖不必執著西臺尋覓消息而西來大
意正可當境有省昔如來唱導羣迷師吼雷音徧十方
界文殊立光音天說法魔宮振裂惡道休息然則法雷

之震歷劫並應警動又况指月妙諦傳自楞嚴登禮至此不隨在皆可證入乎朕以聖王之法治天下而於法王之法蚤承

先訓深契淨因故推演至義為大衆津梁凡欲萬善同歸永資福祐云爾

靈應寺碑文

北臺高出四臺之上凌薄斗杓故峯以叶斗名世傳龍窟所在雪罨冰封風勢尤烈臺麓纖蘿微動即其上噫

氣鼓怒行者率裹足朕將詣靈應寺瞻禮從臣多以風
為解且謂

聖祖臨幸未嘗登此朕讀

御製清涼諸詩有北臺眺望之作則當日登臨已有確
據且致虔祝釐亦未敢以道險辭也爰約飭騎從盤雲
造天炷香金像已周覽八荒窮盡沙界羣山部婁時露
頂雲霧中若俛滄海而辨島嶼于時山氣暄融冰雪滋
液從者並如挾纊風亦間作殊不如向者所云因嘆險

阻之境固時有不常有事可以理斷而數典尤足以證之則一舉足而紹聞之義著矣寺為康熙癸亥年脩茲復葺而新之住山禪侶覩朕此行其共發勇猛精進心得大安隱而超悟最上乘乎

平定金川告成太學碑文

天畀我皇清握乾符俯坤軸函括萬邦悉主悉臣

五后纘承創守佑啓亦惟是二三蓋臣布德宣力予曰有先後予曰有禦侮用造我不丕基罔有蘖芽罔不煦

嫗長養游於大當粵有金川娑羅奔者居西蜀桃關以
外界綽斯甲小金川之間向曾從征得受符檄與諸土
司齒頤恃其險遠夜郎自大構釁鄰番各土司申訴封
疆吏吏曰募之不圖豈其視為甌脫乃請兵籌餉期掃
其穴而司其事者或怯縮以老師或獯狡以蓄志軍無
適從事用弗集予心憫然念邊徼之不寧或致增防置
戍重勞吾民大學士忠勇公傳恒義同休戚毅然請肩
斯任乃命以經畧印益厚集諸路軍芻粟相繼閭閻不

驚卜吉於戊辰十一月之二日

馮牙以指所征朕親御武帳賜經畧酒以行天日和昶
陽氣宣復都人士聽觀聳躍罔不忭喜謂露布之旦暮
至也乃歷燕晉驅秦隴越劔閣絕川江凌桃關之巖徑
天射之峻又日討軍實而教誡拊循之均其渴飲飢食
同其曉征夜眠至於密贊機務親草奏章則又經畧獨
勤其勞而諸武臣有所不知有弗能共者恩威既明士
用益勵度番落如戶庭過部伍於衽席奸酋授首軍聲

大振復以巨礮擊其碣堅碣以摧將俟諸軍之集搗其中堅而番酋駸瞿駝喙稽首請降經畧臣以彼罪重惡極窮而乞生久或渝且借焉慮不允所請朕惟

天地之德在好生彼蟻潰而鼠駭者毋寧赦而宥之且求降而盡殲之不可謂武矧不足以污我斧也於是經畧宣朕明旨登壇受降己巳二月之望日金川平定捷音至京是役也深入數千里奏凱未七旬而振旅之師多有返自中途未究其用者昔之成功巴蜀如建武之

定公孫江陵之降李勢皆在版圖之內無足比數廷臣
舉

皇祖朔漢

皇考青海成例請勒碑成均以示來許夫秉丹誠而運
籌決勝永靖荒徼者經畧大學士之功也高可否於帷
幄衝石矢於行陣者參贊大臣及諸將士力也朕何有
焉惟是體

乾元之德凜佳兵之戒保大定功安民和衆庶幾可以

垂則乎乃系之辭曰

維

天生人類聚羣分凡茲林林孰非我民有羈而縻有誨而諄豈伊異視遠近殊倫守在四夷稽古名言無已用之寓義於仁 蠢彼金夷恃其險阻蠶食豨張謂莫我拒不靖不庭侵厥鄰聚駭奔叫以干大咎匪棘匪紆玃狁之故我張我伐玃狁之故 我師既集賊亦相持匪敢相持懼誅自支兩易寒暑救功稍稍賊益以狂怒

臂當車罪臣既誅以徇我師朕咨於恒汝往視之 朕
咨於恒惟汝同德惟我庶士亦久于役將茲旗兵羽林
神策其勇能羸其心金石何敵弗摧何攻弗克濟以汝
忠奏捷頃刻 恒拜稽首臣敢弗覆既禡既宜師出于
京師出于京時惟一陽未逾五旬乃壓其疆前旌獵獵
有節煌煌羣番迺驚謂自天降 惟彼攸恃曰良爾吉
以傾以謀如鬼如蜮其恃爰誅其類股慄紀律是明戎
兵是詰鑄礮攻礪其守以失惟是懼誅潛弗敢出 其

潛弗出乃旦夕延將齊我軍披其中堅大鞬大膊期目
之前彼乃窮蹙乞降悚虔惟命是從六事永遵除道築
壇肉袒羊牽 赳赳鍾琪乃度之懇聿抵賊巢開誠以
諭携其二酋軍門親赴悔罪歸誠車塵馬足順斯撫之
昭我王度昔也雷霆今也雨露 七縱諸葛單騎汾陽
曰我相臣于前有光晉爵錫服黼黻龍章速歸黃閣左
右贊襄休養生息惠鮮蜀邦我武既揚無疆惟度

御製文初集卷十七